

出行记

■马丽

书桌前的日历，被五岁的女儿用红笔圈了一圈又一圈。那个醒目的“28”，像一粒米砂，又像一枚小小的太阳，烙在纸上，映得她眼里光芒闪烁。“妈妈，二十八号到了吗？可以带小熊坐高铁去昆明动物园啦！”她抱着那只毛绒小熊扑进我怀里，小手指着那个红圈，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待很久，这一天，是兴义市开通高铁的日子，这也是女儿半个月来最执着的日常。看着她雀跃的模样，我的思绪霎时间被拉得很长，飘回了十六年前——2009年那个晚来风凉的夜。

那夜的风里裹着深秋的寒气，我独自抱着病重的母亲。晚上十点多，我们便从兴义出发了，为的是赶上次日凌晨从顶效开往昆明的绿皮火车，好去争抢昆明四十三医院清早的头一号挂号。

候车厅的灯昏黄得让人发困，我将两小时的等待，坐成了一种焦灼的姿势。直到凌晨一点，才终于被人流推着，踏上了那趟绿皮火车。

车门一开，汹涌的人潮便像淤泥一样，瞬间吞没了我们。座票早已是奢望，站票的人们把过道填得水泄不通。打工者鼓鼓囊囊的编织袋、生意人捆扎严实的货样、归乡人沉甸甸的包裹，在狭窄的空间里碰撞、摩擦。我们勉强挨着别人的座位边沿坐下，母亲的脸色在浑浊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苍白，她的咳嗽声在鼎沸的人声里，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四周是密不透风的人墙，空气里交换着彼此的体温。想去一趟洗手间，需侧着身子，踮着脚尖，在一道道人体的缝隙里艰难挪移，每一步都悬着心，生怕踩到那些蜷缩在地板上的人。

将近凌晨四点，困意如浓雾般笼罩了整个车厢。坐着的旅客歪着头，嘴角口水成线，鼾声此起彼伏；过道上、座位底下，甚至洗手间的门廊外，都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报纸、塑料布，就是他们的床榻，更多的人，直接躺在冰冷、满是污浊的地板上入睡。一低头，就能看见从座椅下

伸出的一双双疲惫的脚；一抬头，行李架上塞得变形的包裹，正摇摇欲坠。空气是黏稠的，混杂着脚臭、汗酸、隔夜泡面汤的气味，偶尔还有孩子的哭闹，所有这些，在密闭的车厢里发酵、蒸腾，织成一张网，将所有人困在里头。车窗是打不开的，只有那漫长的夜，载着这一车的疲惫与期盼，在黑暗中颠簸前行。我几乎一夜未眠，看着母亲强忍不适的倦容，只觉得每一秒，都被拉得无比纤长而粗糙。

清晨七点，火车终于喘着粗气，停靠在了昆明站。我们随着人潮涌出，来不及喘息，又匆匆赶往医院。当终于站在医院门口时，天已大亮，时针正正地指向八点。

十六年，就这样流水般过去了。母亲的身体早已康复，家中的日子也平顺安妥。

女儿又举着日历跑了过来，用她软糯的声音，将我的思绪从遥远的回忆里打捞出来：“妈妈，就明天！明天！就能带小熊去动物园了！”我轻轻抚着她的头，目光越过她，望向窗外日新月异的新兴之城。当年绿皮火车上那个煎熬的长夜，那拥挤的人群，那复杂的气味，那一夜的焦灼与无力，再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是时代刻在我们身上、无法磨灭的印记。

我轻轻握住女儿的小手，一起指向日历上那个醒目的“28”。她怀中的小熊似乎也在这静默中等待着。窗外，兴义城的轮廓在晨光中清晰可见，远山背后，正是那条即将带我们驶向昆明的高铁线路。我忽然明白，这条铁路铺向的，不只是我们将要抵达的昆明，更是我们曾经艰难却坚韧的来路——是母亲康复后安妥的晚年，是女儿再也不用经历我当年煎熬的明天。绿皮火车的夜晚已成往事，而几天后，当女儿终于如愿牵着我踏上列车，那飞驰的，将是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出行时代。

作者单位：黔西南州教育局

火

■贵定县第二小学六(1)班 甘韦昆

凌晨时分，山头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山火如千万条赤红的毒蛇，嘶吼着、缠绕着，将山坳里的小村庄紧紧围住。

村庄从沉睡中惊醒。浓烟灌进屋里，火光在窗棂上跳动。孩子在哭喊，女人在尖叫，烈焰的噼啪声中，死亡步步逼近。

消防队接到报警，立即奔赴火场。

队长一声令下，队员们架起云梯，抱起水枪，冲向火海。村民们看见橙色的身影，如同看见了救星，纷纷向消防员奔去。

人员大多已疏散。队长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人。“李卫国呢？”一名队员喊道。

李卫国？队长眼前立刻浮现出那个结实的小伙子。记得他刚入队时，队长还以为这个城里来的年轻人吃了苦，没想到他训练格外拼命，各项考核全优，成了队里的骨干。每次救援他都冲在最前面，救的人最多，却总是腼腆地说：“这是我该做的。”

“快去找！”

“是！”

此时，火场深处的李卫国刚把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背到安全地带，转身又要往里冲。忽然，他隐约听见孩子的哭声。浓烟呛得他直流眼泪，他屏住呼吸，循声找去。

一个小女孩蜷缩在即将坍塌的墙角哭泣。李卫国一把将她抱起，用湿毛巾捂住她的口鼻，敏捷地避开坠落物向外冲。

出口就在眼前——十五米、

十米、五米……

突然，一根燃烧的房梁轰然坠落。李卫国用尽全力气将小女孩向前推去，自己却被重重砸中。

灼热的剧痛瞬间传遍全身。他看着安全获救的小女孩，强忍疼痛，比了个“V”字手势，挤出一丝微笑：“没……没事，有……叔叔在……”

十分钟后，队长循着哭声找到了小女孩。孩子指着火场哭道：“叔叔还在里面……”

队长看见了那件烧焦的消防服，还有下面若隐若现的橙色反光条。他猛地想起，出警前李卫国还笑着说：“队长，等我回来，咱俩再比试一下爬梯子。”

泪水从这个硬汉脸上滚落。夜深了，一位老妇人不停地在屋里踱步。桌上摆着早已凉透的土豆炖牛肉——这是儿子最爱吃的菜。

敲门声响起，她急忙开门，看见的是队长沉痛的脸。

“您是卫国的队长？卫国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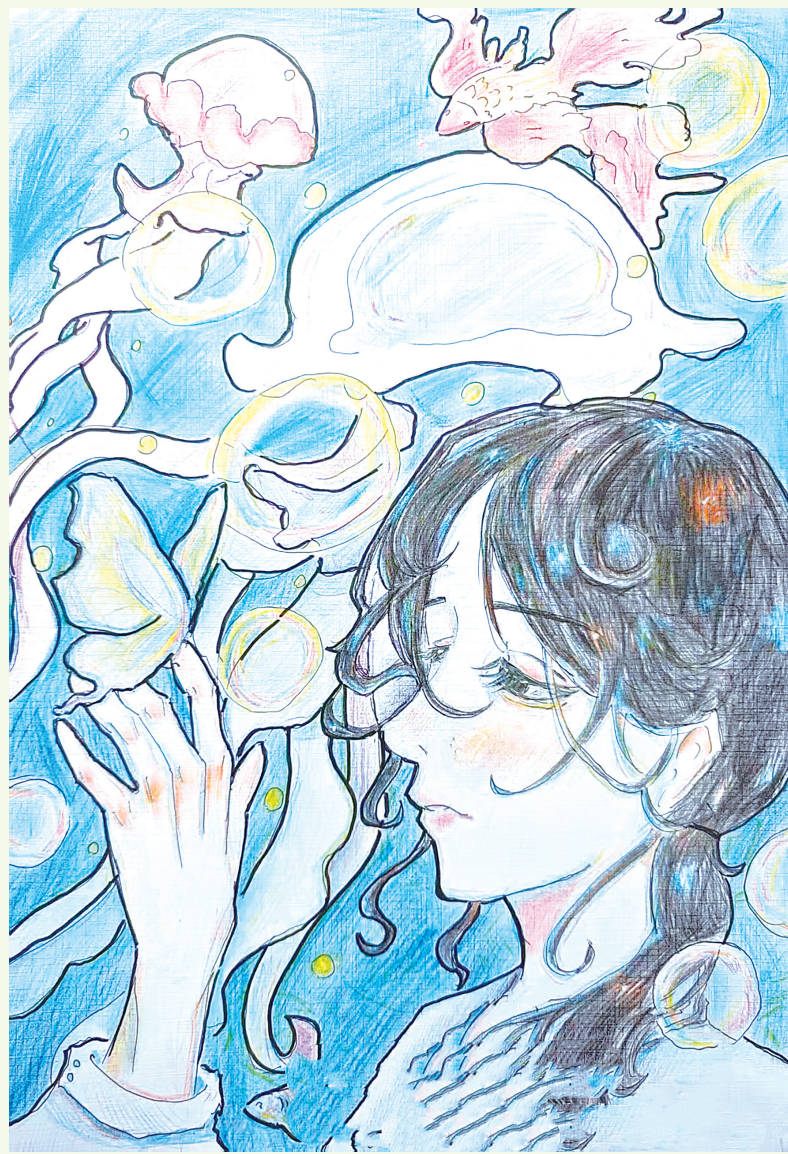
“阿姨，卫国他……”

老妇人目光落在队长手中那个破损的头盔上，一切都明白了。

她默默接过头盔，轻轻放在另一个旧头盔旁边——那是卫国父亲的遗物。

墙上，父子俩的合影依旧温暖。老妇人终于崩溃，对着照片哭喊：“为什么……你们都要当消防员？”

指导老师：李贵英



《未来之梦》 ■黎平县寨头民族小学六(1)班 杨月婵
指导老师：侯金冲

少年同学

■张达

时空越遥远，往事涌上心头时，有些记忆越清晰，挥之不去。

1994年9月，我升入小学六年级，土桥考不上剑河县城初中，只好复读，默默走进新民小学曾经的教室，我们成为同学。

某天，大家在教室里围着看一盘磁带，你一句我一句地唱着磁带上的一首歌曲，不看歌词，我也唱了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过后，偶尔哼唱周华健的“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被老师听见，便鼓励我未来可做一名歌手。虽然声音细弱，土桥也喜欢音乐，我们偶尔在一起哼唱。

他的苗族名字应该叫：土桥豆，但我们喜欢称他为“土桥”，亲切，自然，遗憾的是三十年后的此刻，我想不起他的书名，不知是否叫万土桥，或是其他。因为瘦长身高，他喜欢坐在教室后面，常常默默地坐着，不知他在想什么。

我们做过短期的同桌，他略大一点，长高一些，后来分开坐了。他有时坐在右边一排，我们之间有些距离，但又不远，转脸或伸头皆能说话，一两句似有似无的搭话，偶尔的微笑，彼此也明白交头接耳的意思。心知肚明的会意，让我们的实际说话不多，更没有朝夕相处，就算我与别人嘻嘻哈哈地说笑，他也只在一旁浅浅微笑，像山风习习，轻轻柔柔——偶尔发出被阳光映射的笑声，也细若蚊子，中气不足，从而被人嘲笑，说他有点“姑娘”。

体弱气虚的土桥基本不参与体育活动，更别说进行篮球比赛等剧烈运动。有时篮球滚到身边，他也只是用脚踢开，不愿弯腰捡起来，打几下。

后来的某个阴雨天，极少有人去镇上赶集，他却冒雨走了三十里山路，到岑松镇上逛了一圈，似乎也没买什么就回来了。阴雨绵绵地空手空脚去，翻山越岭，冷冷清清地空手空脚回。我们几位同学感到不可思议之余，他悄悄从裤兜里摸出一盒磁带送给我，说是他逃来逃去，还是觉得这盘好——比较贵，质量好，成龙的磁带。那时我们还不会说汉语，他是怎么买的？我们本是山里的穷孩子，身无分文，他怎么选贵的磁带买呢？成龙是谁？三十年后的回忆像我们的日子一样贫寒，除了不知沉默寡言的他如何购买磁带，为何买贵的，早已忘了是成龙的哪盘磁带，但三十年后我还能哼几句的《红太阳》《醉拳》《问心无愧》之类的歌曲应该都在里面，磁带封面上的成龙似乎背靠一辆车，双手抱在胸前，没有诡秘而幽默的微笑。

老妇人终于崩溃，对着照片哭喊：“为什么……你们都要当消防员？”

的”姿态硬朗而坚韧，“吃一点亏已无所谓，受一点苦也无所谓，一身伤痕换一分体会”的气度，激昂而踏实。这是我少有的几盒磁带之一，所以经常用录音机放，经常听，陪我走过少年的许多落寞时光，因为山野长大的我也考不起初中，1995年秋天只好灰头土脸地补习小学六年级：“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

转眼，我升入初中，到县城去就读。记不起土桥怎样，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有没有进入初中到县城生活，怎么辍学？因为他的无声无息，三十年后，关于他的好多事情都遗忘了，甚至全然不知了。

不知过了几年，听说他结婚了，之后外出到广东省务工。转眼就到了2010年元月十六日（农历），土桥因肾衰竭在黔东南病逝。时光冲淡往事，岁月淹没了故人，过后得知噩耗，我没有太多难过悲伤，毕竟已有十几年没见面，我的家在上寨（新民村），他的家在下寨（新合村），分别了，野风越过山岗，不往来了，仿佛已是陌生人。

或许，当年他就自知带病上学，送我磁带，可能有告别的意思。只是年少无知的我，只道当时是寻常，往后也难以体会。直到我在全国各地遇到不同人，都对我的语言与口音表示意外、歧视、怀疑，不相信贵州人会带着港台流行歌曲的腔调，我才逐渐想起土桥，想起他在我少年时赠送一盘成龙的磁带，影响着我后来的南腔北调——封闭落后山村的我们从小只说苗语，1995年前后，接触最多的汉语是录音机播放的歌曲，成龙、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张国荣他们所“唱”的汉语，带着粤语腔的普通话，尤其是土桥赠送的那盘成龙的磁带，我经常跟着里面的歌曲哼唱，“看日出东升，再望夕阳西沉，我不怕山高水长路迢迢。路太长，梦太远……”是我最早的普通话练习。所以，我是先会唱歌，后会说汉语，所谓唱的比说的好听。这是我的汉语启蒙，一生的印记，就算被人误解与歧视，也是想改也改不掉的“乡音”。

往事并非随风而逝，再后来，我莫名其妙地觉得土桥与我越来越亲近。在城市的黑夜里，于山村的荒野上，我常常想起土桥，除了歌声，还有飞鸟与树林皆勾起回忆，高高瘦瘦，沉默不语的样子，单薄瘦削的背影。

作者单位：黔南日报社

诗词十首

■胡海锋

五绝·踏青杜鹃湖

杜鹃开满岭，湖岸柳悠扬。
水映祥云白，游人留影忙。

七绝·赴松港观油菜花有作

田畴三月漫金黄，寒菜迎风四溢香。
游客依依花留影，夕阳西下忘回乡。

七绝·踏青杜鹃湖

血染鹃花缀绿丛，娇姿艳影韵无穷。
东君醉笔倾情舞，绘就芳菲入画中。

七绝·春韵

东君持笔当空舞，绘就阳春五彩妆。
桃李樱梅争绽放，山村处处赏花郎。

五绝·踏青杜鹃湖

明湖绿翠间，连岫四周环。
对镜杜鹃艳，无需开美颜。

七绝·登杜鹃湖望云楼（中华通韵）

拾级登楼望祥云，林翠峰高湖水深。
昔日帝王今不见，唯留漫岭杜鹃芬。

七绝·观流苏花开有拾

四月雪花枝上开，春山一夜满头白。
氤氲随韵随风远，蝶舞蜂飞去复来。

七绝·春游杜鹃湖

春风十里绘新锦，万树鹃花染岭红。
水碧天蓝烟柳翠，轻舟横渡画图间。

如梦令·素影流苏雅洁

素影流苏雅洁。满树繁花少叶。馥郁引蜂来，采蜜翻飞不歇。
胜雪。胜雪。静赏心情愉悦。

天净沙·鹃花红遍峰峦

鹃花红遍峰峦。引来蜂蝶翩跹。
曲径山间绕环。一溪水暖。往来游客流连。

作者单位：长顺县教育局

豆芽成长记

■望谰县实验小学四(6)班 胡倩语

今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份特别的作业：观察豆芽成长的过程，然后写一篇关于豆芽成长过程的日记。

妈妈买了一袋绿豆，绿豆像小老鼠的眼睛，摸起来滑滑的。我和妈妈一起给绿豆洗了个澡，绿豆躺在里面，好像很享受的样子。我期待绿豆泡了一晚上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呀！

泡了一夜的绿豆变得胖胖的，有些绿豆肚子大得把自己的“衣服”裂开了一道小缝；有些像睁开了自己的眼睛。我把泡了一夜的绿豆放在了漏篮里，过了一个中午，小绿豆长出了嫩嫩的芽。我期待明天绿豆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呀，让我们明天早晨看看吧。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盖子，看到绿豆芽们像一只只小蝌蚪一样尽情地躺着。我给绿豆芽们洗了水，看着它们一天一天地长大，我不禁想起了小蝌蚪慢慢变成青蛙的故事。我真希望它们能快快长大呀！

又过了一天，我把绿豆芽拿出来看看，到底长成什么样了。这时，我发现绿豆芽长出了细细的根，绿豆芽嫩嫩的“衣服”却变成了淡黄色，像长出了花苞一样。我给豆芽们继续浇了点水，我希望它们能长成一片小森林。

又过了一天，我把绿豆芽拿出来看看，发现小豆芽们变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小豆芽们果然没有辜负我对它们的期望，如果小豆芽们能快快长大该有多好呀！

六盘水市民族中学美术教师 姜崇桂 书

